

妬
之
花

情
小 說 嬌之花

英國洛克司克禮佛著

小說林社譯述

小

第一章

南美洲英領殖民地曰勃斯頓濱臨大西洋。爲絕好之商埠。稽稅關。貿易冊。船舶進出。日數十艘。是地有機器廠。有各種貨棧。有大旅館。有輪船碼頭。英國政府設稅關於其地。歲得額一百六十萬磅。

登稅關最上層之洋樓。可望見海面。數百里。海風吹入。盛夏不熱。僑寓之人。取海水浴甚便。

勃斯頓土民以狡橫著。漏稅尤其專技。故關吏常倍他關。月黑風雨。猶見兩。三白鷺。離立海浦。以偵漏稅。

稅員爲英人。才敏體強。年不過二十。已卒業於英國專科學校。以能幹事。

花 之 妬

豔情小說妬之花

二

爲收稅長所器。此收稅員曰弗蘭克蘭特亨利。

弗蘭克蘭特以盛夏夜熱不得寐。披襟步江畔。時殘月掛遠嶼。照見海波粼粼如爛銀。復凹凸作黝碧色。相間一二電燈。欲滅不滅。知炭精已瀰滿。如人之倦眼。生繭。弗蘭克蘭特且行且納。爽時噓氣作微嘯。

海關之大目鳴鐘。鏗鏘報三下。夜霧漸合。弗蘭克蘭特行去。海關已遠。正行間忽停步。

唳此水聲。此深夜安得有水聲。此必漏稅之船來也。關吏何在。默勿聲張。我且觀其行止。

於是蹣跚行數百步。瞥見水際蹲一人。以手中斯的克西人杖揚水作浪。與來船水聲相應。翳何人。則其友奧格勒歹。

奧格勒歹且擊水且喃喃罵國法不便民。猛回頭。則人影立其後。駭絕厲聲。

小 說 林

起曰爾何人。

弗蘭克蘭特徐曰余爲奧格勒歹之友奧格勒歹君在此何爲。

奧格勒歹曰弗蘭克蘭特乎收稅員乎漏稅者至矣。

弗蘭克蘭特曰漏稅者在何處。

曰君不聞船聲乎深夜來此必偷渡者也。

弗蘭克蘭特無語默忖曰爾奧格勒歹非爲偷渡者接應何深夜亦在此曩聞渠言勃斯頓街市陣酒缺乏若販此必獲大利今言此殆釋余疑也。

奧格勒歹爲人甚矮目深陷兩睛作瑪瑙色鼻銳鉤如鷹喙素以譎詐名余今當妨礙彼之舉動余當盡余責求余之名譽。

奧格勒歹君余與君在此候彼偷稅者。

弗蘭克蘭特君乎余察來船距此尙遠不如前迎之。

兩人遂行。奧格勒歹曰：弗蘭克蘭特君如遇偷稅之船，君當盡其責任，勿退縮。

弗蘭克蘭特曰：昇平之世，肯令強暴公行，余決當盡責任。

奧格勒歹曰：余想來者必強暴，且有危險之戰。然君必無退縮。

弗蘭克蘭特暗驚曰：彼決爲同謀者，不然何以間接嚇我？雖然，我有兩腕一劍，在亦不輕易見絀於人。

花 之 妬

未幾至一船埠。弗蘭克蘭特憑欄側耳，察來船之遠近。約二十分鐘，突謂奧格勒歹曰：君想來船去此，尚有幾邁？頃一回頭，則不見奧格勒歹。因曰：彼且遁矣。是真同謀者也。急向前行。

時月落地，平暝不辨色。海上惡風旋起，江心有一船疾駛而入，而所尋之奧格勒歹又在是。

奧格勒歹立江畔，撮兩手向船作激銳之聲，第不知是何口號，船行漸近。弗蘭克蘭特直前搏奧格勒歹之頸，按之地曰：余命爾寄語漏稅之船，彼之啤酒於此十二點鐘內將入英國之國庫，彼所雇之導線，奧格勒歹於此一點鐘內亦將入英國之警察署。

時船行益近，水聲擊岸，頭奧格勒歹四肢抖擻，擊閉目而喘喘，聲與水聲相和。弗蘭克蘭特曰：彼船抵岸則惡戰真主矣。余將投奧格勒歹於江。否否，奧格勒歹世業捕魚，精澗水是經之壑也，乃出袋中鎗，指其胸曰：爾若聲張，或稍動，將殺爾。

奧格勒歹曰：余不動，彼船非漏稅，余呼彼共捕盜。

咄，奧格勒歹爾猶說謊，余先治爾誑……

言未畢，怪聲驟起。弗蘭克蘭特急回顧，則船已傍岸，五六土人執火把持鎗。

械衣大布之禪赤足露頂紅髯被面如龍蝦之芒莖且倒植羣奔弗蘭克蘭特而來。

弗蘭克蘭特急捨奧格勒歹拔佩劍力戰土人槍聲隆隆烈彈擦耳際而過左臂亦受傷且戰且行忽十數健兒自林後出撲土人土人逃追縛之并擒其船。

奧格勒歹忽不見

此健兒乃關吏聞鎗聲而述至者天漸明乃凱歌帶盜趁火車交諸麥勃海達帝街之警察署

弗蘭克蘭特受微傷至是覺痛楚血流不止腹饑身且倦欲得一安息之所信步行至一家門首抬頭則上書「噫是客舍」遂入此客舍而息客舍之人未起鴉鵲無聲門外偶有一二馬車皆送牛乳者鱗鱗而過

小 說 林

入門。客舍之窗。福未閉。是因天熱。故庭中奇花數盆。露泣泣花上。欲滴。客舍之廳。事鐘指六點三十五分。知來時過早。

弗蘭克蘭特微咳。忽屏後一人出。嘆……

出者。穿下女服。髮蓬鬆。至肩兩倦。眼作蔚藍色。面圓如銀盆。頗有渦微絳齒。精白。類牛乳。身不長。穿短練裙。赤雙足。

足白如雪。跌甚豐。彼實一客舍之下女。欲汲水洗階石者。出者見弗蘭克蘭特立定。

弗蘭克蘭特走且前。脫帽致禮。告欲爲休息之故。

彼凝目視。不言。族嚙其鶯聲曰。若曾戰鬥乎。

弗蘭克蘭特笑曰。然余於前夜獲六盜。今已置諸麥勃海達之鐵獄。彼躊躇曰。若曾殺其一乎。

妬 之 花

弗蘭克蘭特曰。殺其一乎女童。余未也。

彼曰。先生。余將爲汝取面湯。返身入內。弗蘭克蘭特目送之。

少頃。捧水出。弗蘭克蘭特卸佩劍置桌上。洗畢。曰。女童。請再給我一杯啤酒。

彼卽以玻璃斟啤酒。纖手捧置。弗蘭克蘭特前。

弗蘭克蘭特曰。女童。若問我曾殺一人者。汝意云何。

彼頰曰。無他。不過……

弗蘭克蘭特曰。不過爲何。

彼嚙嚙曰。不過見汝臂上之血。

弗蘭克蘭特曰。血乎。此余昨夜捕此六盜之代價。頃將以六人之血復償余。

一滴之痛苦言次。袒其臂。

女童曰。先生。汝欲求醫否。

小 說 林

弗蘭克蘭特曰。余不欲醫。余願汝以纖手爲余洗創口。

女童曰。余主婦密斯淡維司。精此術。余見之。今密斯尙睡。請代大匠斷。

女童遂以溫水浸海綿。洗創口。血縷縷漬水盆內。弗蘭克蘭特既近香澤。心養養似比。昨者獲盜時。尤快恨所創不多。若恐其洗之速竣者。

女童洗漸畢。以絲巾裹之。覓紅繩纏縛。熨貼再三。痛頓減。

弗蘭克蘭特低聲曰。謝汝洗。余今飲酒且倦。願得一安靜之休息所。

女童曰。有之。隨我來。

女童前行。弗蘭克蘭特持劍隨其後。旋以劍鞘挑其裾曰。若之足何爲而不襪不履。

女童面更頽默然良久曰。余無此物。復良久曰。余無需此物。此物甚妨余業。雖然。余母將爲余購買。

妬 之 花

弗蘭克蘭特曰。若執何業。月得俸若干。

女童曰。薪俸一禮拜四仙令。而執事則洗碟漆靴篩酒。以及……

弗蘭克蘭特急遮之曰。請勿枚舉。吾知汝以不幸之兒。當此人類至賤之役。復受勞働者。極廉之俸。噫。女童。

噫。余尙未問汝何名。

曰。余名雅格妮秀蘭柔也。先生何名。

曰。雅格妮秀蘭柔。余甚樂聞此名。余名弗蘭克蘭特。

弗蘭克蘭特復曰。雅格妮。余爲汝悲。汝非芝草之靈根乎。醴泉沃之。文石砌之。紅禽翠竹。以媚之。猶懼不稱。而乃入於塵溷之場乎。雅格妮。余將爲汝謀。栖止之所。出身之地。今有二金錢在此。汝其領余之貺。及余之意。

雅格妮曰。余不知先生何言。

小 說 林

弗蘭克蘭特曰。爲汝購襪履之需。余不忍汝以六寸之膚圓而作踐。至此言次。雅格妮推一門而入曰。此爲密斯脫珀南所定之房。今伊尙未來。請居此。先生爾之賜余己心領。苟余母知之亦必深謝。

弗蘭克蘭特曰。余所贈汝者。汝必購襪履。吾稍憩今日。必歸歸必復來。此爾時汝必以襪履見余。

雅格妮曰。先生尙須來此客舍乎。

曰。余必重來。

雅格妮曰。時已八點鐘。余將侍主婦密斯淡維司起。先生請稍安休。

雅格妮反戶出。出時猶見其最後之髮飄飄垂至腰際。如流蘇然。

弗蘭克蘭特既寢。闔目凝思。自言自語曰。此好女子也。余在倫敦見夫千金之愛嬌。能跳舞。善音樂。花冠被頂。長裙曳地。握手談笑。而皆不足當余之一。

花 之 妬

顧即密斯佩載猶不免脂粉氣。今此女殆其仙乎？花月不足喻其美，冰雪不足喻其潔。雖屈居下婢，而風骨高尚，使人愛而不敢褻。若加以學問盛之，以結束則貌姑神人，何以加茲？

弗蘭克蘭特自言自語，漸入夢境。夢中猶見雅格妮爲之洗創，正在得意之際，忽密斯淡維司出一吼而醒。起視時計，已下午三點鐘。臂上創痕猶作隱痛。

時室內詰責聲、碎碗碟聲、啜泣聲甚厲。亟起傾耳徹聽，則淡維司方督雅格妮伺應不善而遭鞭責。

弗蘭克蘭特念雅格妮住此決非計。余當亟爲之所，遂出門握雅格妮手訂後會上馬車逕去。

去時回首猶見雅格妮掩面淚潸潸如晨間之露，泣泣於花上。

小 說 林

第二章

密斯淡維司曰。雅格妮。弗蘭克蘭特先生甚悅汝。汝能於吾之客舍以妖姿惑游客乎。

雅格妮曰。竊哉。先生僅賜余以二金錢。

曰。二金錢乎。此汝狐媚之代價也。

雅格妮無語。泣自下午至於深夜。泣未止。

旅館孤燈。悄然獨坐。此時雅格妮屢以纖指自掠其鬢。是知其腦界實深印一弗蘭克蘭特於上。欲拂之而不去者。又爲此二金錢躊躇處置之法。欲歸告吾母。而密斯淡維司阻之。淡維司之言尖毒。使人難受。且事已播揚。而弗蘭克蘭特或負約不來。將奈何。

淡維司曰。雅格妮。今晚天必雨。百葉之窗閉乎。近來勃斯登市多宵小爾之。

妬 之 花

大門關乎雅格妮。一應之淡維斯之言。蓋阻雅格妮之行也。

雅格妮口雖應。而心則決欲見母。以訴弗蘭克蘭特之事。乃自下判斷曰。無論如何阻我。我必遁。

夜一點鐘。萬籟俱寂。室中之煤氣燈。火門已閉。側耳細聽。客舍中自淡維司以下。皆酣睡。滿屋惟聞自鳴鐘擺動作聲。是夕夜氣如水。頗不似昨晚之熱。復側耳聽。道上無一車之輪。一人之足響。乃膝行出房中。摸索得門處。猛拔關左足。出戶限。又復縮入。探門外。果無人。復回顧室中。亦無覺者。遂出反掩其關。

始徐徐行。行數百步。步漸急。忽交臂一人過。觸雅格妮肩。咄雅格妮顫聲問曰。爾何人。其人粗聲答曰。余喬麥也。噫。喬麥。

喬麥者。爲勃斯頓之船夫。幼時嘗與雅格妮爲戲伴。稍長。欲娶雅格妮。

小 說 林

喬麥嘗謂雅格妮曰。余今集私資。將購婚環。欲使爾以偕老之約。許余。雅格妮曰。偕老乎。余未許爾也。

今日喬麥見雅格妮。問曰。爾深夜何往。

雅格妮告以今日之事。

喬麥曰。爾何爲受彼設。彼與爾以婚環。爾亦受之乎。必返之。雅格妮曰。此余之事。爾不得干涉。言次。急行。喬麥隨之。

雅格妮至一家門首。遂入。

密斯秀蘭。柔夜乘涼。與諸兒女談捕魚事。女名綺倫。年十四。男名惠利。年八歲。皆業父業。皆弱於雅格妮。

先是勃斯頓之富家。有一女僕。甚得主人信用。此女僕爲一高尚矜貴之人。尋常職役之夫。若御者。若司閽者。若洗碗碟者。皆不足當其意。一旦棄其伴。

妬 之 花

而與海濱之漁人結婚。人皆惜之。而彼不悔。此女僕卽秀蘭柔是。秀蘭柔食貧而甘青裙椎結。非復出入豪門之故態。其夫亦雅具品性。不恥貧賤。因是雅格妮稟其父母純粹之德。育而生於勃斯頓之海濱。

雅格妮年及笄。勃斯頓之漁市大歉。加以疾疫流行。秀蘭柔絕粒者數日。不得已。使雅格妮傭於客舍。以取贏。

雅格妮入戶。手金錢以炫其母諸弟妹。皆集歡。且怪曰。此何物。此何物。嘻。金錢。

雅格妮復以今日之事詳告其母。言次。目眴眴。觀母之面。

秀蘭柔曰。吾兒雅格妮。密斯脫弗蘭克蘭特授汝金。其爲出於愛汝之真意。而爲汝謀終身。非余所知。此不過貴人賜女僕之常事耳。

此時雅格妮無語。